

每家人都費了一番精神

許建崑

——評張系國的「昨日之怒」

書名：昨日之怒

作者：張系國

出版：洪範書店

初版日期：六十七年三月

讀書先讀書序，似乎是恰當不過的道理。就像看電影之前，先看戲院散發的「本事」一樣。「本事」往往寫得離譜；而書序，除了寒暄語外，應該是比較信實的。只怕在信實的書序中，很肯定的告訴我們一些東西，反而讓我們失去參與的新鮮情趣，也失去「正確」的聯想能力。劉紹銘為「昨日之怒」所寫的「釣魚遺恨」，難免也帶來這樣的困擾。因為是「釣魚遺恨」，許多人便附和着說：「這是一本描寫海外保釣運動的書，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。」或者有人讀了劉氏說的：「吳寒山追求大屁股女郎的插曲，雖然有趣，但破壞了小說的張

力」，就與雲添浪的批評道：「吳寒山傾倒於雀斑姑娘、施平與丘慧美在臺一見，擺在以保釣運動爲主題的小說，似乎無此必要。」並且還積極的建議張系國，「應該還要在技巧上多下功夫」。（見出版與研究第三十七期吳子衿「淺析昨日之怒」）

如果讀張系國的這本書，我們僅視以軼史的陳述，或者一篇比較成功的小說創作，都不能觸及一個愛國者激盪澎湃的心懷。所以，我認爲「昨日之怒」是一本經得起剖析的作品。從書中塑造的人物，以及安排妥貼的情節，可以得到較深入的印象。

（一）豈只是釣運？

故事的主線，大概是這樣：在保釣運動前後，有一個商人陳澤雄，奉令到美國成立分公司。他在旅途中，特地去拜望兩個人。一個是他的表妹王亞男——他幼年所疼惜的對象；爲了亞男在美婚變的緣故，陳澤雄也跟着周旋在她新、舊兩任丈夫之間。另一個是他姊夫吳寒山教授——他妻子明蕙所崇拜的偶像；企盼着在吳寒山的協助下，能够讓陳澤雄在美留居，或者到學校繼續深造。一年之後，陳澤雄返國；隔了不久，亞男的新任丈夫葛日新車禍死亡，亞男抱着孩子回來，陳澤雄還到機場接她。

故事還有三條副線可循。其一：亞男的新任丈夫葛日新，原是保釣運動主腦人物之一。他在愛國運動中，得到王亞男的青睞，爲了獲得這份愛情，他也投出了心力。在一場滂沱大雨之後，葛日新、亞男雖獲得了法院上訴的勝利，然而孩子萱萱仍被奸狡猾的洪顯祖帶走。爾後，亞男產下與葛的結晶——貝貝。愛情雖然獲勝，但他所衷心的愛國運動，却被匪黨所分化。葛日新在生活的壓力與理想的受挫下，憔悴不堪。在這種困頓的局面中，他應該考慮返國的；然而，釣運的活動記錄，使他舉步難行。他只能等着下一次羣衆運動，能讓他表白愛國的心意。很遺憾的，貝貝才五個月大的一天，葛日新在雪地裏與大卡車相撞殞命。對

一個進退維谷的人物，給予這樣的結局，可以強化他的悲劇效果。

其二：施平，陳澤雄高中的同學，在紐約華美日報當編輯。他與葛日新、胡偉康是大學的同學。他們不但熱衷哲學，更關愛中國的未來。到美留學以後，施、葛又同住一起。討論國是，變成了他們日常的話題。等到保釣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，施平已在紐約。他們分別參與了運動。運動式微之後，施平跟着理性地冷靜下來。陳澤雄的來訪，使他回想起前事。過了不久，施平接到父親住院的消息，被一種莫名的情緒驅使，立即返國。他回到家裏，父親的病已無大礙。其間他接觸了父親的朋友黃伯伯，以及他在美的女友丘慧美，又去看了故步自封的胡偉康。他也曾自己到南部的老家，去尋找記憶。直等到他該返美述職之前，去留的問題開始在心中爭鬥：究竟是在國內求職、結婚、定居；抑或飄泊異國，去尋求不能把握的理想？竟成了嚴肅而痛苦的抉擇。在候機室中，不期遇上陳澤雄，獲知葛日新的噩耗，不覺熱淚奪眶。適時地，丘慧美的手擋了他的眼淚。然後他激動的摟着慧美，大聲喊道：「慧美，妳一定要等我。我會回來的，我一定會回來。」（頁二九四）

其三：吳寒山，一個生活形態完全洋化的旅美學人，他沈醉在史學與八本自著的專書中，却被一個雀斑小姐所否定。「就這樣嗎？這樣就算了嗎？」（頁一九九）他以爲一個剛畢業的女生指責他在戀愛史上的一片空白。於是他開始陷入單戀的苦痛中，整天設計着如何去追逐那女郎。而保釣運動，雖曾在他的朋友們中引起一些波瀾，却也成了郊遊、酒宴時的談助。陳澤雄去拜訪他，只是陪着坐坐、烤肉、談生財之道。吳教授的艷史，最後在尷尬的難牌下結束。

不管是故事的主線或副線，它們都發生在保釣運動前後，強烈的透露小說人物所受到的震撼。但它絕不是一本保釣運動的記錄書。作者藉着釣運作背景，來描寫當時一些中國人

的心態，用來反映當時代中國人對中國命運的關切程度。

(二) 每家人都費了一番精神

爲了要證明這些人物的出現，費了張系國的一番精神，我們可以從人物的關係、命名、個性，以及行爲動機等方面，得到一個充分的認識。

這些人物是怎麼連鎖起來的呢？陳澤雄因爲表妹亞男的緣故，得去接觸他的舅父、舅媽、洪顯祖、葛日新、萱萱、貝貝；竟連帶他去安娜堡，憑膽國是大會集合場的林欣，也是表妹大學時候的男友。爲了耽心表妹的再婚，陳澤雄見了他的同學施平，也忙着打聽葛日新的爲人如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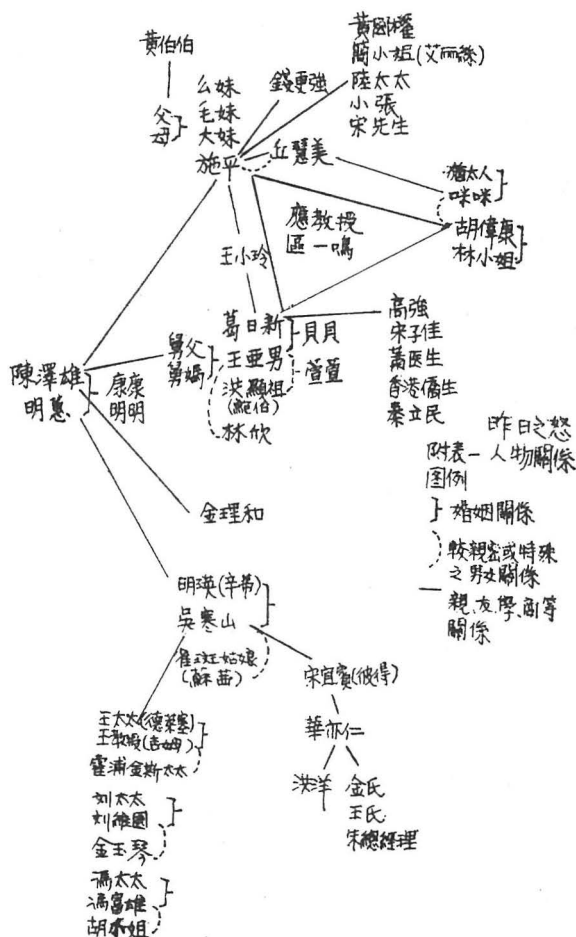
施平出現以後，由於他與葛日新、胡偉康曾經是大學同學，却有不同的理念和作爲，形成明顯的三角對比。丘慧美所以進入施平的心域中，是因爲胡偉康的女友咪咪引介的。施平在紐約生活所接觸的人，如黃國權、錢更強、簡小姐、陸太太、排字房的小張，自成一个圈子。返回國門，又與父母、三個妹妹、黃伯伯、丘慧美、陳澤雄，再形成一個域界。

葛日新，因爲亞男的關係，涉入洪顯祖、萱萱、陳澤雄之中。因爲施、胡在一起求學的緣故，共同接觸區一鳴、應教授等學人，成爲他們共同認知的對象。王小玲是施平引見的，用來襯托葛日新幽默調侃的一面；但也證明了他在愛國事業上的衷心，遠勝於他個人情愛的追尋。因爲釣運的緣故，出現了高強、宋子佳，以及一些愛國的華人、香港的僑生。

吳寒山久居美國，身旁盡是一些忘本的旅美學人，勢利的富商大賈。在酒宴中，也曾出現台籍商人金氏、王氏、朱總經理，以及匪商洪洋。

我們把上述的這些關係，用一張表格來顯示，附在下文，可以讓我們比較清楚的辨識。

從一些人物的姓名、字號，可以看出張系國塑造他們的動機，以及褒揚貶斥的意義。像保釣運動的主角之一葛日新：名曰「日新」，疑出於湯銘：「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」。看他高張愛國的信念，雖然被打為左派，但還是兢兢業業，堅定他的立場。又如王亞男：看她敢於追求自己的幸福，開化得有如男人，可惜她終是個女兒身，只能取個「亞男」的名字



，聊以安慰。施平，名曰「平」，甚有持平居正之意。他不像葛日新的狂熱，不像胡偉康的自我封閉。身居美國，不像洪顯祖、吳寒山的忘本與腐化。所以取名曰「平」，正隱含此意。

有幾個人名，用來誇張人物的本態。如區一鳴，在美新處演講「諸神的黃昏」，唬唬學生；幾年之後，竟也變成了名導演。在小小的文化界中，一鳴驚人；不是「區一鳴」的本意嗎？應教授，死於胃癌。葛日新說：「老應才是我們的榜樣。……即使世界上沒有一個同情他，他也死得其所。至少他能一直堅持到底。」（頁一〇三）這不但是應教授的寫照，更是葛日新的心聲。「應」字，不正是「應該」的意思嗎？宋宜賓，宜為賓客；所以留居美國，適得其所。洪洋，共匪的傳聲筒；赤焰無遮，宏如大洋。馮富雄，以製造艷聞為榮，當能富甲於天下男人。

有幾個人物的個性，與名諱不符，實有反諷意味。洪顯祖，只為着自己的事業與享福，流寓美國，何光祖耀宗之有？吳「寒山」影射唐詩人寒山子。是否他與寒山子原來是一樣的淡泊名節？到了美國，寒山子被誤為嬉皮的祖師，而他却成了一個「會搞錢最重要，其次是寫論文」（頁二〇一）的人。劉維國，攔下妻子、兒女，與學生的太太同居，家紀無存，如何「維國」？華亦仁，華籍商賈，為匪人搓線，心中有「仁」一定是瓜子仁。錢更强，有錢更强；無錢就強不到那裏去了。

摒除上面無稽的姓名之談，我們再看看張系國如何安排人物以及情節的對比。最明顯的例子，就是葛日新、施平、胡偉康了：一個是激進份子，堅持原則；一個是信仰理念，主張持平慎思；一個是高喊失落，把自己關進象牙塔。這三個人絕不投入美式生活。而吳寒山呢？却是個十足洋化的中國人。他的太太及朋友，都互相稱呼着洋名。吳寒山身處的學界與商

界，恰與區一鳴、應教授的學界，及陳澤雄的商界，形成比照。洪顯祖、葛日新之於亞男，亦是一種比較；透過金理和的眼中來看：「在台灣洪顯祖是英雄，在這裏葛日新這樣的人才才是英雄」（頁四一）。這不就告訴我們國內外的愛憎、取捨，有很大很大的差異？陳澤雄與妻明蕙，在觀念上亦有顯著的相左。錢更強到美辛勤的工作，才換得糊口，與陳澤雄在台的事業成就，是一種比照。如果陳澤雄為了完成太太移民的願望，是否他也要步上錢更强的後塵？像這些明晰的對比設計，真是俯首即拾。

書中有那幾人的行為動機，值得我們加以談論呢？我以為陳澤雄，王亞男、施平，要比直言無忌的葛日新，須要花費更多的心神來思考。

陳澤雄是貫穿故事的引線人物，雖然沒有直接標誌他的襟抱，然而他出現在任何場合，都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。他看見學位、職業全有的同學金理和，臉上滿佈著苦悶；他看見葛日新的高調，却是舉步維艱；他看見王亞男對愛情與理念的追逐，是那樣的令人疲憊；他看見吳寒山談論的不是房地產，就是在美學人的桃色新聞，只讓人感到窒息和痛苦。所以他能够堅信「回家」的意念。對政治儘管是無知的人，他可以學習，並且瞭解；對自己無知的人，他永遠得不到滿足，並且痛苦。陳澤雄對於國家，對於愛情，實在是「忠貞」的表象。

王亞男是個女人，她要尋求她的幸福，敢於錯誤的嘗試。當她發覺所遇的人物，竟是個事業製造機，毫無血淚可言，她怎能委屈自己呢？葛日新讓她感到精神和肉體的歡愉，喚醒了她母性的直覺。可是生活在壓力下，她的母性本能，又趨使她與世俗妥協。我們可說，是她剝蝕了葛日新的生命力。在張系國的筆下，不但沒有苛責過亞男，甚至處處流露同情的語氣。摘舉幾個例子看看：「她並不是性慾非常旺盛的女人。」（頁一八二）「她並沒有做錯。」（頁一八二）「她的病態會更增強法官的同情。」（頁一七五）「這些年來她被折磨的够

慘。」（頁二九八）我們可以發覺張系國很能容許女性，擁有自衛、衛家的母性本能。不僅是亞男，連明蕙、明瑛、咪咪、丘慧美、錢太太都有這樣的傾向。換句話說，女性扮演是現實的化身，絕不會是理性的昇華。

幾乎有兩章的份量，是透過施平的思路來呈現。我們可以看見那善良的傷殘工人，出現在施平小小年紀的心坎中，已帶着永不磨滅的影像。當葛日重新喚醒他的記憶，他益覺得沒有照顧那傷殘工人的生活，是父親的錯，也是他的錯。在美留學，施平瞭解了學校中是學不到東西，只有靠關係、拍馬屁、妥協，才能够在畢業後，獲得一項好的工作機會。曾經是他私慕的女孩咪咪，來美以後，也變得現實老練了，讓他添上幾分畏懼。而葛日新和幾個熱衷國是的同學，又使他自慚形穢。當他到紐約華埠的報館工作時，身旁同事的生活形態，以及華埠中年輕一代的成長，他都能預見不可避免的難題。返台探親之後，施平體會到像「父親和黃伯伯這類默默工作的人」（頁二六五）的勇氣，也看見許多旅外學人，返國從事研究的熱忱。為什麼他仍然缺乏決心和勇氣呢？他扮演一個在現實和理想間掙扎的人物，藉着不穩定的個性，以及深層思索的特質，來闡述在美華人的心態之一。

從以上的人物討論，我們是不是可以證明：張系國在每個人物身上，都費了一番精神。

（三）一個有秩序的宇宙

作者在他的後記寫道：「我一直追求一個有秩序的宇宙。人和土地的和諧關係，始終是我想探討的對象，亦不斷令我感到困惑。但此一關係太複雜，無法納入理想的模式，也不能使之秩序化。」（頁三〇〇）在「昨日之怒」中，所提供給我們的秩序感，雖然不是一個平和完整的景象，但也做到了結構嚴謹、情節妥貼的地步。

作者在他的小宇宙之中，賦予四時節令。全書五章中依順為小雪、驚蟄、芒種、秋分、

霜降，恰為一年。陳澤雄的旅美行程，從台灣出發，經洛杉磯、舊金山、布克萊、紐約、安娜堡等地，然後再回洛杉磯，轉返台灣，亦近一年。像這樣的時地安排，是經過設計的。

對於各章情節，作者在字數上也給予略近相等的篇幅。最長的一章是驚蟄，爲了描述施、葛、胡等人思想成長的歷程，所以寫了七十一頁。最短的是第五章，前五節記述施平返台之後，有一些想法被新來的因素所衝擊，可以使他重新決定一些作爲。因爲與第二章餘脈相承，文字上自然短少一些。這五節，加上最後一節亞男的返回，僅佔四十四頁。最長的一章加上最短的一章，平均頁數爲五十七頁，與全書各章的平均頁數相等。

使用限制的全知觀點，亦是提供了一個有變化又有秩序的敘述方法。利用這種人物觀點的設計，作者在每個場景中，只可以進入一個第三人稱的角色心中，去探知他對事物的反應。這種方法，兼有第三人稱觀點及全知觀點的好處；前者不能讓我們明白人物的內心深處，後者讓我們迷失在混亂的人羣中。有兩個小節，似乎是破壞了原本的敘事觀點。一節是：陳澤雄、王教授在吳寒山的書房中，三人的閒談。另一節是：陳澤雄與林欣在安娜堡，憑悼愛國集會場。因爲人物單純，而且是長篇對話的形式，所以王教授、林欣說話的神情與動機，不知不覺的顯露出來；但所佔的份量很少。用來做爲敘事觀點的人物，以陳澤雄、施平爲最多，各有十二小節，也可以窺見這兩人物扮演觀察者與內在思考者的特殊地位。

劉紹銘在書序中說：「吳寒山、胡偉康，甚至連施平的段落都可以刪，或最少可以減少筆墨。但『妥協』了以後的葛日新……應該有勇氣面對。小說應圍着葛日新而發展。吳寒山追求大屁股女郎的插曲，雖然有趣，但破壞了小說的張力。」（序頁十八）因爲劉氏強調這本書的主題在鈞運，主角是葛日新；所以他忽略了除葛日新以外的人物，也要提出他們愛國的主張與行動，更忽略了作者在情節上作勻稱的安排。吳寒山的艷史，是一大諷刺，做爲

一般愛國份子行爲的對比。似乎劉氏也患了他序文中所提到的 *exorcise* 心結，企圖看見葛日新振奮精神，堅持到底的工作下去，才建議作者繼續寫上葛日新「對釣運精神的延續，有什麼新的貢獻」（頁同上）。

（四）自己的國家絕對須要他

呈現國家、社會、個人的問題，是「昨日之怒」的寫作目的之一。儘管有些問題已隨著時間流逝，或已變形，但它們總是存在過的。張系國認為：「一些左右中國政治運動的基本問題……一日不解決，中國的現代化就一日不會完成。」（頁二九九）這句話，實在是剖心之論。

但張系國對國內同胞的努力，並不否認。他藉着施平父親，以及黃伯伯的表範，來讚揚那些默默工作的人們。他也寫下那些剛剛返國，就參入建設行列的青年人。他寫述施平在新社區的巷子迷路的情景，曾看見公寓住宅區內，「樓下每家人倒都費了一番精神在門口種樹，即使在夜裏也可以看出是一片青綠」。（頁二七一）這一片青綠，是每家人都費了一番精神的成果；也正象徵國內的各項成就，顯現着興旺的生機。

再回頭看看書中施平、亞男的歸來。施平體觸到「不少年輕人默默在耕耘着，許多新的東西慢慢在成形。一股本土文化的力量漸漸在成長」（頁二九〇），他也瞭解有許多工作，值得他去做，「自己的國家絕對須要他。」（頁同上）即使他再飄泊異地，相信他不再是個心中無依託的人。王亞男抱着貝貝歸來，她輕輕的說：「貝貝，你看人好多啊。這麼多中國人，你還從來沒有見過吧？爸爸一輩子想回來，都回不來。你比爸爸還福氣呢。爸爸要你也好好做個中國人，你會嗎？」誰不會在這種輕輕的話語下，感極而泣呢？真的，「昨日之怒」中，真有細緻的愛呢。